

第十二章 進入井岡 壯志凌雲

公元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澤東端坐在江西井岡山茨坪賓館一層的房间裡，抽著雪茄菸，靜靜地看看剛寫好的詩——〈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這首詩開篇是：「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落筆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毛澤東不寫日記，但喜歡藉著寫詩來吐露心中的感想。

三十八年前的十月，心懷凌雲壯志的毛澤東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帶著六百餘名被敵人追擊的殘兵，避實就虛地進入井岡山，開始了他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壯烈試驗。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帶兵。

已贏得江山十六年，並在朝鮮以弱勝強、戰勝了美軍及聯合國軍的毛澤東，此刻心情無法平靜，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源於那次充滿冒險的「非法」暴動。正因為有了他，暴動失敗後，大家沒像往常一樣作鳥獸散，毛澤東果斷地整理隊伍進山蟄伏。沒有被當時強大的軍閥斬草除根，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時局動盪。由現在來看，其乃亂世出英雄。

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以後，反共先鋒蔣介石突然被迫下野，國民黨內部各派都在你死我活地爭奪空出的位子。軍事上，長江以北奉系與馮玉祥、閻錫山打得硝煙四起；長江一線，先是桂系與要奪回江南的孫傳芳大打出手，接著又拉開了李宗仁、唐生智的地盤爭奪戰；共產黨的南昌暴動，使得張發奎絲毫不敢鬆懈，一路向廣東追擊；江西的首腦朱培德在寧漢兩方搖擺不定，同時也在追擊南昌暴動的部隊；張發奎邊打邊對留守南粵的李濟深虎視眈眈，最後也火拚起來……

而在政治上，更是形成了被割據的湘、鄂、贛、粵、豫、晉獨立王國，加之寧漢與北京政府的抗衡。

這如同春秋戰國般的時局，正是拉隊伍奪地盤、建立割據政權的絕佳時機，也是實行暴力革命的絕佳時機。這個時機終於被剛過而立之年、三十四歲的毛澤東抓住了。

那一年，在中國大地上，共產黨組織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還有海陸豐、鄂豫邊、贛東北、湘鄂西、閩西、陝西、瓊崖等暴動，但全部失敗了。只有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暴動，置死而後生地闖下一片天地，建立了日後中共中央能順利從上海撤到農村的根據地。其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在抓住時機的同時，逐步實踐自己正在形成的用槍桿子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理論，以及「群眾路線」的觀點，創造性地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

那麼，毛澤東領導的那場暴動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人奇怪的是，參與暴動的兩位重要人物余灑度、蘇先駿在撰寫有關這次暴動的報告時，使用的題目卻是〈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和〈關於瀏陽、平江、岳陽作戰經過報告書〉。報告形成的時

間分別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和十月十九日，均離暴動舉行時間很近。余蘇二人雖然對毛澤東有意見，但不至於不把「暴動」這個重要的名詞寫進題目中，至少可以把題目縮短很多，為什麼他們這樣沒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意志堅定、赤手空拳的毛澤東終於到達了他此行的第一個目的地——安源。他要從這個熟悉的地方開始，運作將決定他命運的暴動。只是這時，他還不知道這次暴動的影響會那麼深遠、那麼不可思議，而自己在離開長沙後，會一直在中國各地的農村輾轉，過了二十二年才重新回到城市。

這是毛澤東第十次來到安源，此次的身分與前九次不同，是中共中央特派員、中共湖南省委秋收暴動前敵委員會書記。

從九月初到十月二十七日首次登上井岡山（茨坪），毛澤東經歷了七個重要場景，這些場景個個都命懸一線。每個場景對他來講，似乎都是一道過不去的坎，並且都沒有給他太多思考決策的時間，必須即刻反應，當機立斷地做出幾分鐘前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決定。他明白，面對複雜危險的局面，只有做出正確的決策，方能躲過滅頂之災，而正確的決定是意志、智慧、勇氣的綜合體。

《論語》開篇寫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如果將其中的「時」看作是「時機」、「時勢」的話，毛澤東在而立之前的全部所學，都在這一個月裡得到了超水平的運用，因此，他才會

在得知可去井冈山藏身時高呼：「天助我也，吾事成矣。」那種高興溢於言表。

在歷史長河中，那些具有突出、不可估量的力量往往來自某個個人。正因為毛澤東在這一月份的舉動，中國共產黨得以積聚與國民黨抗衡的武裝力量，這股力量被毛澤東稱為「星星之火」。

讓我們按時間順序，看看毛澤東在經歷七個重要場景時，是如何處理的：

場景一：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

開會從來就是毛澤東的強項，會議是最快捷分出主次權威的手段。到達安源鎮的第一天，他立刻召開了第一次關於秋暴工作的預備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安源市委書記蔡以忱，瀏陽縣委員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委員甯迪卿、楊俊，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王興亞等，開會地點選擇在安源鎮張家灣工人補習學校。這是座獨立的院子，校舍是一棟南北向的磚木結構大房子，北端有兩層樓，南端是平房，共一千多平方米，還有一個大操場。礦警隊的黨團員擔任了會議的警衛。

毛澤東一如既往，用他那富有吸引力且自信十足的語言向大家論述了三個會議的精神：八七會議和八月十八、三十日湖南省委的兩次常委會精神。但沒有將兩件涉及他本人的事在會上傳達：一是原定葉賀部隊參加秋暴的事；二是湖南省委任命他為師長的事。

葉賀部隊參加秋暴已不可能，不能因此而影響士氣，所以不能講。毛澤東說：「現在的時機對我們搞暴動很有利，除了長沙有北伐軍第八軍的部隊外，剩下的不過是保安團、清鄉隊、靖

衛團之流，打敗他們應該不成問題。」他沒想到，即將參加秋暴的隊伍其實也是拼湊的人馬。

沒有告訴大家他被任命為師長，是他對有多少人參加秋暴並不十分清楚，而且對軍事指揮員們也不熟悉。王興亞、潘心源等是第一次見到，他們會服自己嗎？需要留個心眼，以防萬一。

事實證明，他有所保留是正確的，因為在此時的江西修水，余灑度已經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了，那支隊伍將要成為秋暴主力。如果他們知道了毛澤東已是師長，後果不知會如何。

當參加會議的潘心源告訴毛澤東，在江西修水蟄伏著蘇先駿的隊伍時，他大吃一驚，忙問：「有多少人？」

潘心源說：「我和他們在江西奉新分手時，有一千四百多人，還有平江一個叫余賁民的帶了五百多人，也是去南昌參加暴動沒趕上的。」

剎那間，毛澤東的腦海裡巨浪翻騰。他非常清楚，單靠安源這一千多人的雜牌軍要想搞大湘中秋暴並拿下長沙，幾乎不可能，但如果能集中幾支隊伍去圍攻長沙，不管勝敗，都能對長沙形成威脅。可自己僅是湖南秋暴的前委書記，如何能調動江西的隊伍呢？

他迅速分析情況，作出判斷：江西省委因八一南昌暴動的緣故，不可能再組織秋暴。而湘鄂贛秋暴乃中央的決定，如果順勢以秋暴前委書記的名義發出指示，而忽略「湖南」二字，不是沒有可能調動蘇先駿。而對蘇先駿沒有趕上南昌暴動的焦躁心態，毛澤東透過潘心源的介紹可以洞察到。二十二歲的瀏陽人蘇先駿手上有兵，又有建功的機會，他不會不動心，況且他原本就是从湖南帶隊去江西的。

後來證明，毛澤東對蘇先駿的分析完全正確。在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後，這個年輕人不假思索就通知了余灑度，並不等余師長的命令，便獨自開始行動。

毛澤東為了確保蘇先駿會參加他領導的秋暴，臨時決定帶著潘心源去銅鼓找蘇先駿。恰巧，潘心源在街上遇到了蘇先駿派到安源來偵察敵情的劉建中和周克民。見到蘇先駿派來的人，毛澤東益發高興起來。安源這邊完全可以放心，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趕緊聯絡上蘇先駿的隊伍。

在張家灣會議上，毛澤東還有個不經意的收穫。當談到萬一暴動失敗該怎麼辦時，毛澤東說：「這兩年也有些暴動，可失敗了呢？就一哄而散、無影無蹤。我不是要洩大家的氣，古人說得好，要以不變應萬變。不變，就是要找一個安身之地武裝割據，搞土地革命，這也是中央八七會議的精神。」

有人提議退回安源這個「小莫斯科」來。

毛澤東笑著說：「這次秋暴計畫的重要一條，就是不能放棄安源，乃至萍鄉，但此地顯然搞不成土地革命哦，也無險可據。」

又有人提出，既然蘇先駿可以在銅鼓落腳，那裡也是山高林密，為何不選作退路。對這個提議，毛澤東覺得可以考慮，這也是他急於趕去銅鼓的原因之一。

但緊接著王興亞的提議，則更讓毛澤東眼睛一亮。王興亞說：「銅鼓再好，也沒有井岡山好。要是我們打輸了，就退到我的兩個老友那裡去，我和他們一起參加永新暴動，敗後他們進了井岡

山。那裡山高嶺大，險要得很，安得下千軍萬馬。」

王興亞的話，讓毛澤東一下想起年初他在衡山考察時，縣婦女幹部張瓊也對他提到過江西有座金剛山，山高皇帝遠。不知兩座山是否有關聯。

在毛澤東的心裡還有一條退路，那就是他設想好的去湘南搞土地革命，那是他在寫《湘南運動大綱》時的設想。所以他要求：如果兵敗，不能放棄萍鄉、安源，從這裡可以退往湘南。

張家灣會議的成果是，制定了攻擊長沙的計畫。如果不出意外，將分兩路攻擊長沙：第一路由安源出發，進攻萍鄉與醴陵，然後向長沙取包圍勢態；第二路由銅鼓出發，向瀏陽進攻，逼近長沙。

這時的毛澤東還不知道修水警衛隊的存在，也不知道湖北省委已命令警衛隊參加秋暴，並任命盧德銘為總指揮。

在張家灣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就任秋暴前敵委員會書記。他立刻給湖南省委寫信，要求省委馬上組織長沙周邊的小暴動，以配合安源、銅鼓兩路隊伍趁亂攻擊長沙，並相約十一日在安源發動，十八日進攻長沙。

接到毛澤東的來信，省委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並作出決議，發出了〈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各地趕緊動員，限於陽曆本月十六日會師長沙。建立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安源決於十一日發動，自岳至長沙至株鐵道九日起破壞。」

毛澤東六日得知省委決議，便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蘇先駿下達了秋暴計畫與部署，要求他們做好準備。到這個時候，蘇先駿都不知毛澤東是何許人也。

就在毛澤東認為一切可按部就班時，意外還是出現了。第一個意外其實也算是在毛澤東意料之中。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去武漢向中央報告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的決議，結果「中央訓令湖南省委，絕對執行中央的決議，絲毫不許猶豫」。中央的決議是：放棄湘中暴動，堅持湘南計畫，同時政權、土地等問題也必須按中央決議辦。這就意謂著，毛澤東的計畫全盤落空。

好在毛澤東沒有時間等待彭公達的傳達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三個月後，毛澤東為這個「意外」付出的代價是：因違背中央訓令，他的湖南省委委員被撤銷，並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幸好因天高路遠，當人們知道這事時，已是第二年的三月了。那時的井岡山已有了蘇維埃的雛形，「毛委員」的威望絕非遠在上海的中央所能控制，而「毛委員」這個稱謂亦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直到人人開始喊他「毛主席」之後，「毛委員」才慢慢淡出。

第二個意外，便是毛澤東平生第一次遭到逮捕。這也是秋暴中他要經歷的第二個場景。

場景二：死裡逃生

從安源到銅鼓大約有三百六十里路。毛澤東發出給蘇先駿的信息後，立刻啟程趕往銅鼓，陪同的有潘心源，劉建中、周克民兩人負責帶路。

四人分為兩組，沿著銅鼓通往湖南瀏陽的古道而行。劉、周化裝成小販前行，毛、潘則化裝成漢冶萍礦的採購員走在後面。為了安全，兩組人拉開了一段距離。

九月八日，當劉周二人過了瀏陽與江西萬載交界的黃坳後，發現毛潘竟沒了蹤影。劉周兩人慌忙跑回銅鼓，報告情況。

蘇先駿先是為有中央大員蒞臨而高興，可現在人沒了，也不知該怎麼辦，只能趕快派人四處尋找。此時，毛澤東已被張家坊的挨戶團（國民黨民團武裝）團丁抓住了。

關於這次被抓，目擊者不少，但連抓他們的團丁也根本不知，這兩位教書先生模樣的人是誰。知道此行秘密的人只有潘心源與毛澤東自己，而潘心源四年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他留下了「秋收暴動之始末」等文字，卻並未詳述毛澤東被抓的情形。今天人們看到的有關毛澤東這次遇險，都是他本人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的記錄。這個簡單的記錄，給後人留下了無盡想像。

根據毛澤東自述以及後來史家的考證推斷，這次毛澤東遇險有幾個逼近事實的元素：

一、他與潘心源同時在黃坳遭遇挨戶團，但他被抓，潘心源跑了。

當挨戶團將毛澤東押回張家坊準備處死時，潘心源正在潛往他的老巢——瀏陽城途中。他身上帶著此次去銅鼓的大部分經費。八天後，安源的王興亞率隊進攻瀏陽時，居然碰上了潘心源，並向他了解瀏陽城內的兵力情況。王興亞攻下瀏陽城後，黨代表蔡以忱返回安源，潘心源接任了這支隊伍的黨代表職務。本來有機會與毛澤東重逢，可他只當了三天的黨代表，王興亞的隊伍就

被突如其來地打擊瓦解了，他只得再次逃命……

二、毛澤東被抓時，口袋裡是有錢的。他花錢賄賂了押送著他的團丁；脫險後，身上還有幾塊錢。他用這些錢買鞋、雨傘、住店、吃飯，直到抵達銅鼓。

毛澤東究竟花了多少錢賄賂？有文獻說是幾十塊，急中生智的毛澤東把銀元撒在地上，趁團丁爭搶時逃走。也有文獻說毛澤東只給了他身邊的一位黃姓團丁幾塊銀元，在團丁暗示下，他順利逃脫。

毛澤東最後得以脫身，多虧了身懷良好水性，游泳也是他畢生鍾愛的運動。他敏捷地跳進一個長著茂盛蒿草的水塘，並將整個身子泡在水裡。萬幸的是，此時已近日落，地處山林邊的水塘十分昏暗。儘管團丁在四處搜尋，搜索過程中彼此的距離甚至曾近到幾乎是毛澤東一伸手，就能觸碰到團丁。毛澤東在告訴斯諾時說：「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色暗了，他們便放棄搜索。」

三、因為毛澤東在逃命時，跑丟了鞋，一直是赤腳，雙腳被樹枝等劃破受傷。團丁離開後，光著腳的毛澤東看看四周，都是山，且天色已晚，他迷路了。幸運的他竟然碰到了正在打柴的銅鼓紙工會會員陳九興，才知道此地叫月形灣，前有形似臥虎的虎嘯山，左有蛇形山，遠處是獅背山，翻過山不遠就是排埠鎮，再走二十里路，便到了銅鼓縣城。陳九興見毛澤東腳因傷而開始潰爛了，熱心地把他安排在吳家祠堂住了一夜。

多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仍然沒有忘記銅鼓的這位打柴人，多次給陳九興寫信，並提

到排埠月形灣，稱他為「救命恩人」。過了七十八年（二〇〇五年），月形灣被人們稱為毛澤東的化險福地。有人投資千萬元，建起一個占地四百畝的福地風景區，豎立了一座四米九高的毛澤東銅像。

當又黑又瘦、夾著傘、拉著棍、頭髮老長、衣衫不整的毛澤東出現在銅鼓時，頗為狼狽，一點兒也沒有「中央領導」的氣息。他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

蘇先駿的人把他當成流浪的跛子。巧的是在隊伍中，有一名叫張子清的營長認出毛澤東，此人是廣州農講所第六期學員，恰與毛澤東有段師生情。他不僅把毛老師介紹給蘇先駿，在後來的行軍中，也給了毛澤東很大幫助，一直派人護衛他，讓因為缺乏藥物導致腳傷發炎膿腫、幾乎無法行走的毛澤東坐滑竿隨隊伍行軍。

腳傷，並沒有影響到毛澤東堅強的意志和智慧，反而使他更加冷靜地處理瞬息萬變的軍情。一個多月後，他到達井岡山，有一位被人稱作「永新一枝花」的十八歲少女，用中藥為他清洗化膿的腳。這個少女叫賀子珍，她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第三位夫人。而治療腳傷是兩個人最初的交流。

在毛澤東一生中，據稱還有一次被國民黨抓捕。一九三三年，國民黨對閩贛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當時毛澤東處在人生低潮，僅為有名無權的蘇維埃主席。他被參與「圍剿」的軍隊抓捕後，押送到北路軍第三縱隊指揮官、第七十九師師長樊嵩甫處。可被認為是證據確鑿的他，卻被當做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

新中國成立後，樊高甫沒去台灣，而是留在上海。上海市市長陳毅罕見地對這位多次「圍剿」蘇區的國民黨軍官給予特殊保護。

在毛澤東被抓的那一天，他弟弟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在長沙出生。這個只在媽媽肚子裡見過毛氏三兄弟的毛家第二代，長到十九歲時，被胡宗南的部隊在寧陝縣東江口鎮拘留並活埋，英勇犧牲。

場景三：文家市會師

直到九月十日見到蘇先駿時，毛澤東才知道在修水有警衛團這回事，才知道早已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而且有正規的建制和軍旗。面對這鍋煮熟的飯，他沒有過多考慮，直接把已成立的一師全部納入前委管轄。

在與蘇先駿交流後，得知余灑度已率一團、二團離開永修進攻平江時，毛澤東問：「是誰給他們下的命令？」

蘇先駿笑笑說：「是我給余師長寫了一封信，告之省委和前委你的指示。」

毛澤東立刻反駁道：「前委是要求攻打瀏陽，然後進攻長沙，怎麼冒出來一個平江？」

蘇先駿說：「這個主張是符合省委精神的，也符合軍事行動規律。」

從未打過仗的毛澤東緘默了。他感覺，此次秋暴的組織工作已經亂了，先是只知道安源有隊伍，後又知道銅鼓有隊伍，現在又冒出修水的余灑度，而且是真正的正規軍。

毛澤東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誰的主張，而是要在最短時間內實現統一的指揮。他考慮既然有了一至三團，安源王興亞的隊伍該是第幾團？這時他還不知道，秋暴又多了一名總指揮，即從武漢趕回的盧德銘。

不管許多，先把眼前這支一千四百人的隊伍抓好再說。照例，馬上召開排以上幹部的軍事會議。十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毛澤東在蕭家祠堂召開的會議上，面對大多數是老鄉的士兵用鄉音說：「各位，我想早一點來銅鼓同大家一起鬧革命，可是我這隻腳不革命，我冒得辦法，耽誤了一點時間。今天是中秋節，我沒有給各位帶來月餅，但我帶來了比月餅更好的東西，這就是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的精神。」

演講術在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用說話的力量打動多數人是演講的主要功能，這種動員對革命的進行影響深遠。有著非凡演講天才的毛澤東侃侃而談，除了為大家介紹安源張家灣會議之情況，還為大家描繪了攻進長沙的美好前景。他充滿喜悅且不時由衷大笑的面容，感染著全體戰士。而在同一天，一樣具備超級演講術的陳獨秀化裝成病人，與秘書黃文容等坐船逃離了白色恐怖中的武漢，從此漂泊，過著漫長的地下生活。

此時，秋暴實際已經不可控制地發動了。因萍鄉、銅鼓、修水之間彼此幾乎沒有聯絡，三支隊伍各打各的。

在長沙城的國民黨政府截獲了共產黨要於中秋之夜起事的情報，並做了相應的防範布置，主事人便是省政府代主席、毛澤東的老朋友周燦。現在他已不是朋友，而是敵人了。很快他將發

現，秋暴的總領導人是毛澤東，並懸賞三千大洋捉毛。

在敘述三支隊伍從成功到失敗的過程前，先看看當時媒體對秋暴的報導：

《申報》九月十二日長沙通訊：「共黨定於陽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在長沙舉行大暴動計畫，已經破獲。自八月十三日起，直至今日，省垣形勢異常嚴重，頃又因九號湘鄂車在湖北蒲成一段，被共黨勾結土匪，實行暴動，毀路劫車。十號，湘境內趙李橋、羊樓司兩站與距長沙十五里撈刀河之路軌，均被暴徒拆毀，劫去公款、子彈……十一號晚，株萍鐵路易家灣與大托鋪之間，電線亦被砍斷，路橋拆毀，株萍路交通亦於十二號起斷絕……」

已非共產黨控制的漢口《民國日報》二十日報導：「醴陵至安源一帶，因萍鄉共黨軍隊大肆猖獗，除攻克萍鄉以為根據外，並於前日有全副武裝共黨軍隊一千餘人，侵入湘境醴陵陽三石車站，撲攻醴陵、攸縣，係打第三軍第一師旗幟。」

《民國日報》二十一日以「湘省當局計畫撲滅瀏平共黨」為題，報導了秋暴：「長沙對河普迹市方面，忽聚類似農人匪眾數百，持有快槍數支、梭鏢數百，圍攻該市挨戶團……幸團勇動作敏捷，放槍一排，衝鋒逃出。」

《民國日報》二十四日報導：「茲因贛省修水、萬福、萍鄉一帶，已被朱培德調派第三軍兩團堵住，不得竄入。余賁民乃由平江邊界，又竄入瀏陽南鄉……欲意取道湘贛邊境，實行其集中湘南之共產黨決議案。瀏陽防軍周營長芝泉業已電告來省。略謂：頃據探報，余（賁民）逆集

赤軍千餘人，槍有半數，大炮五六門，竄抵瀏陽南鄉文家市，尚未進駐牌樓……共產黨去而復來，且尤為人注意者，係全國著名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在內主持。故周爛得報，立即加派第八軍一團於二十四日全部赴瀏協剿。」

從以上報導看，當時知道的秋暴領導人只有余賁民和毛澤東，還有個「第一師」，其他也都是大海撈針。

而《申報》在九月三十日七版「湘東共軍已完全肅清」的報導中，只提到「余賁民、胡承焯、蘇先駿」等共軍領導人，而沒有提及「毛澤東」。

事實情況是，在十九日文家市（湘贛邊小鎮）會師前，幾支秋暴隊伍都失敗了：

余灑度的隊伍（研究者多稱其為一團）由師部和一團組成，加上收編的邱國軒（有人稱其為二團，也有人稱其為四團）。

九月八日，余灑度接到蘇先駿的信，信中轉述了安源張家灣會議的決議，並說：「第三團決即響應萍鄉，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兩團應相互聯絡。」蘇先駿還告訴余灑度：「此係同志決議，未便拒絕。」意思明確，一師管不了我蘇先駿。

關於秋暴，余灑度是知道的。他的想法是修水、銅鼓應該兵合一起，再攻擊瀏陽、平江。但時間緊迫，容不得再商議，便決定於九月九日誓師出發。這支正規軍講究戰術，部隊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以二營、三營作為前鋒，九日出發，在修水外圍的邱國軒團也隨前鋒梯隊行動；

第二梯隊為一營，加上師部一起出發。

十日，師部到達渣津鎮時，遇到了從武漢趕回的盧德銘。師部和一團在渣津舉行千人誓師大會，盧德銘在會上講話，轉述了中央精神，並高呼要把工農革命軍的軍旗插上長沙城頭。

由師參謀長兼一團團長的鍾文璋率領的第二、三營沒有參加誓師大會。這支部隊擔任前鋒，他們九日也宿營在渣津，還當眾槍斃了幾個地主，將沒收的財物分給當地農民。離開渣津後，十號順利打下龍門鎮。

鍾文璋在與余灑度分手時，余灑度提醒他：「十號是中秋節，給士兵們發月餅時，千萬別忘了給邱國軒的部隊發月餅。你要與邱部好好配合，才能拿下長壽鎮，繼而拿下平江。」

二十三歲的鍾文璋是黃埔二期步兵科學生，血氣方剛的他根本未將渙散無序的邱國軒部放在眼裡。在與邱草商量了進攻長壽鎮計畫後，兩支部隊同時向長壽鎮開跋。

誰也未料到，老兵油子邱國軒已悄悄看中了隨隊的輜重，決定背叛。當隊伍行進到長壽鎮附近的金坪時，邱國軒使出一個小小的詭計，謊稱有敵情。鍾文璋黃埔出身的驕傲在這時顯現出來，他竟下令邱部閃開掩護側翼，自己率二、三營正面進攻。

軍情是謊報的，等鍾文璋集中精力對付正面「敵人」時，狡猾的邱國軒行動了，向毫無防備的二、三營發起攻擊。號稱秋暴最有戰鬥力的一團，竟然在被人偷襲後便潰不成軍。銀元、糧食、子彈等被劫掠一空，邱國軒報了余灑度把他趕出修水的一箭之仇。

當盧德銘、余灑度得知消息後，再收集殘部，兩個營只剩下兩百多人。鍾文璋不見了蹤影，

而且物資全沒了。最有戰鬥力的一團就此退出攻打平江的計畫，他們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直到接到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的名義，命令他們去瀏陽南部的文家市會合。

面對「前委」這個陌生命令，盧德銘與余灑度有些糊塗，怎麼出來一個「毛澤東」？之前，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毛澤東是前委書記。余灑度堅持要整頓部隊，按預定計畫再進攻長壽鎮；盧德銘則冷靜地分析了形勢，主張向蘇先駿的隊伍靠攏。

商量了幾天，最後決定去文家市會從沒見過面的前委書記毛澤東。

王興亞的隊伍（研究者多稱其為二團）是雜牌軍，有礦工、有農民，基本上可說是秋暴中戰鬥力最弱的隊伍。但出乎人們意料，在這次秋暴中真正對國民黨形成威脅的，恰恰是這個亂打亂撞的二團。

他們自九日開始行動，先炸鐵路，這是礦工的強項。然後打萍鄉縣城，可打了兩天也沒拿下。王興亞與大家一商量，便把張家灣會議的決議拋在腦後，一拍腦袋去打湖南醴陵。只要拿下醴陵，再去圍攻長沙也來得及。說打就打，他帶領二團立刻上火車，先奔醴陵東邊的老關鎮而來。

誰也沒想到，二團順風順水，不僅拿下了老關鎮，還與正在醴陵的黃埔五期學生周不論聯手，一舉拿下醴陵，並於十三日在這裡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這是秋暴中所順利攻占的第一座縣城。

很快，傳來長沙派出兩個團來收復醴陵的消息。王興亞決定，北上瀏陽與暴動主力蘇先駿

部會合，因為他們已得知瀏陽的守軍開去打蘇先駿了。結果，當王興亞派出的偵察人員潛入瀏陽時，意外撞見正在這裡躲藏的潘心源。

十六日，掌握了瀏陽城防情報的王興亞只用十幾分鐘，便攻進了只有一個排守軍的瀏陽城，這是王興亞占領的第二座縣城。潘心源頂替安源的蔡以忱，成了二團黨代表。他主張往東去東門市，這樣可以與蘇先駿的隊伍一起夾擊瀏陽城守軍周倬帶領的一個營。

被勝利沖昏頭的王興亞拒絕了潘心源的建議，以隊伍吵著要發餉為由停留在瀏陽。他一邊找當地商會籌餉兩千大洋，一邊思量著如何才能在這裡等蘇先駿到來。

這時的二團，三五成群地散落在整個瀏陽城內，吃香喝辣，連外圍的警戒哨都沒派。到第三天，九月十九日凌晨，蘇先駿的隊伍沒等來，卻來了國民黨從省裡派出的第八軍兩個營。

遭遇突然襲擊的二團，原本就沒有章法的隊伍立刻亂了陣腳，王興亞與潘心源等帶著百餘人衝出西門，往江西方向撤退，在文家市附近又遭遇民團。已無戰鬥力的二團殘部根本不敢戀戰，被沖散、打死一部分人後，再往東跑。

王興亞不知道，前委已要求所有隊伍都向文家市聚攏，而且毛澤東與蘇先駿已經到了東門市。可恐慌不已的王興亞從離文家市只有幾里路的山沖子經過，與前委擦肩而過，從此失去蹤影。

潘心源在後來向中央寫的報告中說：「王興亞退出瀏陽時，還剩下三、四百枝槍。但因他甚怕，不願收集。走到劍南文市，只剩得三十多枝槍。在文市與團防局打了一仗，打死我們三人，如是他更恐慌。於是日晚便開了小差，第二天起來便無人指揮。我對士兵沒信仰，士兵要繳槍，

我只好離開他們獨自逃命……」

蘇先駿的隊伍（研究者多稱其為第三團）是九月十一日從銅鼓開始秋暴的。毛澤東隨隊行動，但他並沒有參與軍事指揮。

能夠親手組織武裝暴動，能夠親眼看到勝利，雖然還不夠完美，但已讓毛澤東興奮不已。這次秋暴能成功發動，多麼不容易，它可是沒有一個俄國人參與，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獨立發動的。如果不是安源來報，就不會知道蘇先駿在銅鼓；如果不到銅鼓，也就不會知道還有一批黃埔軍人參與秋暴。這確是很令人鼓舞的事。

毛澤東詩興大發，隨即寫下〈西江月·秋收起義〉：「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多年以後他把「修銅」二字改為「匡廬」，「平瀏」二字改為「瀟湘」，秋暴所影響的範圍因此擴大了許多。

三團當日打下了白沙，接著又拿下一個叫東門市的小鎮。毛澤東很高興，他在思考，要趕快把王興亞的隊伍調來與蘇先駿會合，這樣打瀏陽就更有勝算。他派人在所到之處均刷上「暴動勝利萬歲」、「打到長沙去」之類的標語，以製造氣氛。

讓毛澤東沒想到的是，蘇先駿打仗並不在行，他在占領東門市後也疏於防範，竟不知被擊潰的敵人還可能會偷襲反攻。

頭天晚上剛剛開完群眾大會，處決了八個土豪劣紳，第二天早晨就遭到從瀏陽起來的周倬

營的進攻。

仗從早上打到下午，三團損失很大，蘇先駿遲不下令撤退。毛澤東一看形勢不妙，再打下去隊伍就全陣亡了。缺乏軍事經驗的他當機介入指揮，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本能地命令隊伍立刻向排埠鎮方向撤退。

三團成了最快失敗的秋暴隊伍。

十四日，腳上化膿、疼痛不止的毛澤東跟隨隊伍到這一個叫上坪的小村。在這裡，他得到雪上加霜的消息，秋暴精銳一團潰敗了。帶來消息的是一團軍需官陳毅安。這時，毛澤東尚不知道安源的王興亞已拿下醴陵，並很快要拿下瀏陽，他腦中首先想到的是：連黃埔學生組成的正規軍都潰敗了，看來國民黨早有防範，已不可能透過秋暴取勝了，必須要考慮後路。

當晚在一個叫陳錫虞的人家裡召開會議。按照以往暴動經驗，秋暴可以結束了，大家一拍兩散，各自隱蔽逃命。但毛澤東不甘心，他的性格、意志以及信念在支持著他挽救這支隊伍。他十分清醒地知道，擁兵者，人之主也，一定要按自己的理想，帶領隊伍實現土地革命。會議決定放棄攻打長沙，兵退萍鄉。毛澤東用隱形墨水給省委書記彭公達寫密信，信中只有一句話：「我們不準備包圍長沙了，長沙的暴動也不必要了，停止吧。」毛澤東清楚，如果長沙繼續暴動，將血流成河。

彭公達在接到毛澤東的密信後，果斷下令停止長沙暴動，後他被中央撤職。

而毛澤東則被長沙的俄國代表馬耶爾說成是「背叛」、「臨陣脫逃」。

十五日，三團到達排埠鎮，這裡離銅鼓縣城只有三十六里。毛澤東已讓陳毅安給一團帶信，讓他們來排埠會合。一週前，他就是經這裡去銅鼓找到蘇先駿的。但在排埠萬壽宮等了兩天，不見余灑度、盧德銘的影子，毛澤東著急了。兩天來，他一直忍著腳痛在思索，下一步究竟該向何處？一團金坪失利，三團東門受挫，二團下落不明，這都是軍事問題，而對軍事並不在行的毛澤東很是苦惱。他想到了八月撰寫的《湘南運動大綱》，在那份大綱中描繪了以湘南汝城為中心，實行土地革命的藍圖。他豁然開朗，軍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這時，他已不相信蘇先駿的軍事才能，轉而把重要的事交一營營長張子清。按常理，從東門市退往上坪，再到排埠，這條向東的路線應該再延伸，前面便是蘇先駿先前的老巢銅鼓。然而在上坪，毛澤東就下決心回萍鄉。為什麼毛澤東會決定由往東而折向南呢？唯一可能是他把希望寄託在二團王興亞身上，而到了萍鄉再往南，便是湘南汝城……

毛澤東當機立斷，再給余灑度寫隱形密信：「余師長，為何久久不來？真是誤事不少。務於明日上午前，趕到排埠。前敵書記毛令。」可是，送出那封措詞強硬的密信後，毛澤東沒有在排埠等候，而是突發奇想帶著隊伍往西南行進，目標是瀏陽東南部的另一個小鎮，號稱「吳楚咽喉、東南鎖鑰」的文家市。

毛澤東離開排埠不久，余盧二人帶著一團趕到了。撲空的他們打聽到毛澤東行進的方向，跟著追趕。這時，三團已到達離文家市四十餘里的一個小村——孫家墩，這天是十七日。

在這裡，毛澤東終於見到了趕來的余盧二人。他握著盧德銘的手由衷地說：「這支隊伍的總指揮，非君莫屬啊！」

當天夜裡，毛澤東以秋暴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分召開了會議，討論隊伍開向何方。

余灑度堅持取瀏陽攻長沙的計畫，他的理由很充分：按中央精神辦。況且從組織上看，他的部隊並不歸毛澤東管。而且即使是敗了的一團，也比三團強許多。

毛澤東心平氣和地分析眼前形勢，告訴大家自己就是《湘南運動大綱》的起草人。從目前情況看，還沒與強敵碰上，就已如此損兵折將。如果不顧一切攻長沙，後果很可能是徹底失敗。明知會失敗，還要硬碰，絕不是好的指揮員應該做的。這時必須做的唯一工作是保存實力，避實就虛，等待機會。

毛澤東既通俗又實事求是的分析贏得了參加會議的人贊成，最重要的贊成票來自盧德銘，他是總指揮，又曾是余灑度的上級。於是會議議決：隊伍退往湘南。

十八日，毛澤東一邊布置派張子清帶隊去打掉文家市的團防隊，等待大隊到來；一邊抓緊與一團官兵接觸。盧德銘的支持讓他感動，而他也預感到，在這支隊伍中，能約束全軍的恐怕只有盧德銘了。他不斷找盧德銘傾心交談，爭取他更大的支持。另外，毛澤東與一團的湖南老鄉同長工一見如故，尤其是聽說他設計了軍旗時，更是對他器重起來。

何長工給毛澤東介紹了一師成立經過，對余灑度等黃埔軍官騎在馬上、目中無人的作風表示擔憂。毛澤東笑著對他說：「別擔心囉。個人的意見和作風，也是要服從大局的。你留過洋，

當過教書先生，還當過團總，不簡單。今後，我還要仰仗你呀。」何長工忙說：「不敢當，不敢當！」

十九日上午，一、三團抵達文家市。毛澤東拍著打下文家市的張子清肩膀說：「你會辦事，立了頭功。」

沒等毛澤東多高興一會兒，便傳來二團王興亞的消息。被打散了的二團第二營營長吳杰等人，追著王興亞足跡，誤打誤撞到了文家市，他帶來了幾十個人。

聽到二團已被打散了的消息，毛澤東沉痛而憤怒。近五千人的秋暴隊伍，銳減到了現在一千五百人不到，而剩下的人裡，一團占了多數。原指望與王興亞會合後，至少在軍事力量上可以與余灑度等人平衡一下，現在看來落空了。孫家墩會議顯然沒有真正統一思想，還需要開會才行。這將是更嚴峻的考驗。

當晚在文家市里仁學校，毛澤東召開了第二次前委會議。果不其然，得知二團已潰散的消息後，余灑度等人與毛澤東的爭論愈發激烈起來。

毛澤東指著里仁學校說：「我們把師部放在里仁學校很好哇。你們注意到門口的對聯沒有啊？上聯是『以文會友』，下聯是『為國儲才』。我們今天在這裡開會，不是以文會友，而是以武會友，但也是為革命儲才呀。這就是我為什麼提出要避實就虛、保存實力的原因。」

在余灑度後來的報告中是這樣記錄這次會議的：「十九日從文家市，距瀏陽城九十里，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當時取瀏陽有把握）。後以前委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次日，

部隊即向萍鄉退卻。」

至此，毛澤東已贏得兩回合的勝利，部隊終於沿著他規劃的線路前進了。毛澤東知道，如果沒有盧德銘的支持，他不可能會如此順利。

在開會前，毛澤東並無把握統一大家的思想。他甚至擔心這幫黃埔軍人在會上拔槍動武，於是悄悄囑咐何長工，要他帶人不間斷地進會場倒水等，以防萬一。

第二天上午，全師在里仁學校外的草坪上集合。當余灑度在隊前宣布「請前委毛澤東委員講話」時，一團的人都愣住了，他們不知道還有「毛澤東」一說。

好在在場的大多數人都能聽懂毛澤東的湘潭國語。

第一次在全軍面前發表講話的毛澤東依舊從容不迫，他微笑著告訴大家：「目前長沙那樣的大城市我們還進不去，我們要去敵人管不著的農村，到山區去尋找落腳點。」接著，他講了那段著名的「小石頭與大水缸」的論斷：「蔣介石像個大水缸，我們就像是小石頭。但是，只要我們團結緊，打仗勇，就總有一天，我們這顆小石頭，可以打爛蔣介石這口大缸……」毛澤東的講話依舊通俗易懂，他告訴大家別灰心，現在還有一千多人有槍。

當毛澤東在隊伍前信心十足地演講時，周圍有不少小孩在好奇地圍觀，據稱他們當中有十二歲的胡耀邦和十四歲的楊勇。前者後來官至與毛澤東平級：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總書記；後者成了新中國的開國上將。

當天，一師離開文家市向南前進。他們計畫從上栗到萍鄉……

場景四：盧德銘犧牲

理論上的秋收暴動實際到文家市轉兵時就已結束，剩下的工作是保存力量。所以一師在離開文家市後，一路隱蔽南行，甚至晚上都不准點火。

經過桐木、小楓後，一師接近萍鄉上栗。毛澤東指望一路上能收集到瀏陽那些被打散的二團士兵，可他得到卻是派出偵察的參謀羅榮桓的情報：萍鄉有駐軍。毛澤東知道，湘贛兩省的軍閥們一定在尋找他們，要殲滅他們，必須更加小心。與盧德銘商量後，全師折回小楓，再繞道萍鄉以東的蘆溪，從這裡去蓮花。

當隊伍到達蘆溪鎮時，師部下令在街上宿營。毛澤東認為不安全，要求在鎮外大山下宿營，這讓傲氣凌人的指揮官余灑度等人愈發腦火，叫道：我們這會連宿營的指揮權也沒有了！

然而第二天，悲劇還是發生了。當二十五日拂曉，隊伍離開蘆溪往蓮花方向行進，擔任後衛的第三團突然遭到敵人進攻，地點是蘆溪山口岩附近。

毛澤東坐在滑竿上，隨一團和師部在前面已經進山。盧德銘發現後面的隊伍被打亂，策馬折回掩護後續隊伍通過。

蘇先駿還認為是發生了誤會，高喊：「師長啊，打死都是自己人啊！」

後來才知道是被江西朱培德第三軍的一個營和一個保安大隊襲擊，三團幾乎已被打散。到清點隊伍時，只剩七百多人了。

盧德銘不幸被打死在山凹處的一座民居附近，「蘆溪」——果然讓盧德銘犧牲在這裡。

總指揮陣亡，毛澤東失去了重要臂膀，他悲憤地對蘇先駿喊道：「還我盧德銘！」但軍情不容大家爭論，便盡快收集人馬向蓮花撤退。萬幸的是，由陳毅安負責運輸的二十擔大洋安然無恙。

如果盧德銘不戰死，並順利地活到了一九五五年，他該授什麼軍銜？

場景五：三灣改編

二十六日，秋暴隊伍趁著大雨，打下只有百餘人守衛的羅霄山脈中段的蓮花縣，它已屬井冈山北麓。這是文家市轉兵以來的第一次勝利，俘虜了縣保安隊長。

打蓮花前，為了鼓舞士氣，在蓮花縣甘家村槍斃了從萍鄉帶來的六名土豪劣紳。

這天下午，在縣城外圍警戒的張宗遜（黃埔五期，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將）將一個叫宋任窮（當時的名字叫宋韻琴）的瀏陽人帶到毛澤東在蓮花縣城的駐紮地「賓興館」。

宋任窮就是蘇先駿在銅鼓時，派往南昌找江西省委請示的人。他在南昌找到了省委書記汪澤楷，得到一封隱形墨水信。汪澤楷對宋任窮說：「你們在蓮花一帶行動。寧岡縣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枝槍，其他的事信上都寫了。」

拿到信的毛澤東既興奮又緊張，急忙用清水濕字的方法看信，看完後立刻問在場的中共蓮花縣委負責人朱亦岳：「寧岡是個什麼地方？」

朱亦岳說：「是一個小縣，多為山地。那裡有一支農民自衛軍，領頭的叫袁文才。」

毛澤東一聽「袁文才」三個字，腦海裡立刻想起在安源時王興亞說起的那個袁文才，急忙問：「寧岡是不是有座井岡山？」

朱亦岳：「寧岡就是井岡山了，我們這裡也算是井岡山的北麓。」

毛澤東大喜，他激動地猛吸幾口菸。就在這一瞬間，他的智慧再次啟動，再次突發奇想，作出一個驚人的決定：先引兵井岡山，再作打算。

但這個決定遭到余灑度、蘇先駿等人強烈反對。余灑度原本就沒把毛澤東放在眼裡，他叫道：「退往湘南的墨跡未乾，又要去寧岡？」蘇先駿也認為：「要進山當土匪，那還革什麼命，在家就可上山了！」

余灑度埋怨毛澤東，認為如果不是文家市轉兵，現在一師該在長沙城慶祝了，盧總指揮也不一定會犧牲。

毛澤東沒有直接反駁，而是突然問到：「聽說抓到的保安隊長賀國安跑了，你們知不知道暴露了目標會招來殺身之禍？」

余灑度一楞後反唇相稽：「你怕死嗎？我可以擔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經過激烈爭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已介入軍事管理。加之有張子清、宛希先、羅榮桓等的支持，隊伍最終以為防止被追擊的國民黨軍隊包圍為由，撤出了蓮花，一直往南，於二十九日到了永新縣三灣村。蓮花的幾位黨員幹部也隨隊行動。

三灣是個只有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四面山環嶺抱。毛澤東決定隊伍在這裡休整，而實際上不休整也不行。

從蓮花到三灣的路上，隊伍已不成形了。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士兵們在彼此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到哪裡去？加上不少人感染瘧疾，病員傷員一多，缺醫少藥，不少人倒在了路邊。

更讓毛澤東氣憤的是，把隊伍指揮得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的軍官們，騎著馬吃著好料，還在打罵士兵，動不動就訓斥士兵說：「我們要打進大城市，建立第二個彼德堡，不是去山裡當土匪的。」不時有開小差的士兵被槍斃。

在瀰漫著絕望的氛圍裡，毛澤東知道再不採取措施，這支好不容易才掌握住的隊伍很可能作鳥獸散。他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來一次徹底的改編。

毛澤東將幾天來的思考以及這些年來的政治經驗彙攏後，形成了一套草案，這套草案將徹底打破舊軍隊的體制、作風、規則。他不擔心人會跑光，因為他的方案是站在士兵立場上的。況且有這二十多天的接觸，心中有數了。雖然此時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但他調查後知道，隊伍中的大多數人根本沒有其他出路。

草案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

- 一、將四個團改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這時全師只剩下兩個營，六、七百人。他精心挑選了團長、副團長，以及一、三營的營長。張子清、宛希先、羅榮桓、伍中豪等占據了重要位子。如此一來，余灑度、蘇先駿、余賁民等的職務就

將被剝奪，只任前委委員。

二、公開宣布去留問題。凡不願意留者，每人發五塊大洋，自由回家。但規定，人可走，槍必須留。結果到最後，這支隊伍出現了奇特的現象：槍比人多。

三、在隊伍的各級組織中建立黨組織，把「共產黨」這個抽象的概念轉化為一個每天都在戰士身邊的實體，讓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感覺到、觸摸到「黨」是什麼。他要求做到：班有黨員，連有支部，營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必須讓這支隊伍處於黨的政治領導之下。

他甚至想好了在隊伍中發展黨員時，要進行入黨宣誓，並基本擬定了二十四個字的誓詞：「嚴守秘密，服從組織，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變。」

三灣改編半個月後，毛澤東在酃縣水口墟的葉家祠堂，為賴毅等六名戰士如此這般地主持了入黨宣誓。

四、實行官兵一致，飯菜一樣，衣服一樣。經過核算，官兵每人每天的伙食費是三至五分錢。廢除雇佣制的軍隊體制，讓士兵感覺是在為自己打仗。在物質生活極端艱苦的情況下，戰士們的精神得到了大解放。

當毛澤東把四點方案告訴大家時，立刻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第一個舉手擁護的宛希先給毛留下深刻的印象。

悲觀失望、灰心喪氣的余灑度等在挑選團長問題上，極力要任命黃埔四期的陳浩為團長，而毛澤東心裡是希望張子清出任團長。余灑度堅持認為，張子清只是在農講所學習過，沒有正規的軍事血統。善於妥協的毛澤東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儘管如此，還是不能制止住余灑度私下裡與留下的黃埔軍人發牢騷。他們說中央或省委一定不會同意老毛這麼搞，希望快點來指示。而蘇先駿在改編後自行離開了隊伍，理由是去湖北省委報告。

三十日，隊伍被召集到三灣楓樹坪集合。新任團長陳浩主持大會，請毛澤東講話。

此時的毛澤東已胸有成竹了。他對革命的動員問題所進行的思考，在短短十幾天時間裡成熟起來了，預感到一支嶄新的隊伍即將誕生。這是他領兵打仗的基礎，也是他實現革命理想的基礎。此前已派人聯繫寧岡縣委負責人龍超清和駐紮茅坪的袁文才，相信會有成果。

關於三灣改編時毛澤東的講話，今天能看到的原始文獻有當時的書記官譚政所整理的百餘字記錄，這份記錄中夾著六處省略號。

毛澤東操著湘潭國語說：「不要悲觀，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我們現在有兩營人，七百多枝槍，還怕起不了家？……」他的「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的論述以及他平易近人的表情語調，使在場的人都很振奮。

在三灣，毛澤東借住在一家叫「協盛和」（亦有文獻稱是住在「泰和祥」）的雜貨鋪裡，

居然在貨架頂上找到一套線裝本的《三國演義》。他如獲至寶，連夜通讀起來。東漢末年的混戰場景不斷在他腦海裡呈現：以小打大的赤壁戰、虛虛實實的空城計、攻守進退的走麥城等戰爭計謀，讓剛剛帶兵的毛澤東驚喜不已。一連四夜，他都是伴著「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箴言進入夢鄉的。

充滿自信的毛澤東不顧腳上的疼痛，帶領隊伍離開三灣，朝東南方向行進，於十月三日到達離茅坪二十餘里的古城。從這裡往東南方向眺望，巍峨井岡山已在眼前。毛澤東冷靜思索，這裡可以給革命帶來什麼？

與隊伍一起到達古城的有兩個重要人物，一是龍超清，另一個是袁文才的代表陳慕平。他們是二號下山到三灣與毛澤東見面的。陳慕平一見毛澤東就喊「先生」，原來他是武漢農講所的學員，聽過多次毛澤東的課。到這時，毛澤東才確認袁文才是黨內同志。通過龍超清和陳慕平，毛澤東對井岡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東起永新拿山，西到湖南酃縣水口，北起寧岡茅坪，南到遂川黃坳，方圓五百多里。這裡地勢險要，森林茂密，交通極不便，只有幾條由山洪沖成的狹窄小路通往山頂，常有不知情的人把此地稱為「金剛山」。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日常生活費用很低，一塊銀元可買五十斤紅米，每銀元買十斤茶油，鹽每元七斤。一個普通人，一塊銀元可以度過一個月。

袁文才駐在山腰茅坪，有五、六十枝槍。在山上的茨坪還有一個「山大王」叫王佐，是個裁縫，也有五、六十枝槍。這兩股綠林農民武裝互相配合、互相照應。

該如何對付兩位「山大王」呢？毛澤東決定在古城文宣宮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請龍超清、陳慕平還有永新縣的劉真參加。他又一次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同時對自九月初開始的秋暴做初步總結，研究如何擺正與袁王兩人的關係。

會前，毛澤東收到了袁文才用毛筆寫在兩張白宣紙上的信，全文是：「毛委員：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敬禮，袁文才叩首。」

面對袁文才的拒絕，黃埔軍人認為擺正與袁、王關係的最好方法是消滅他們。此時的一團雖然人少，但要打敗袁王還是綽綽有餘。而當地的黨組織也反映說，袁王二人雖參加過永新暴動，但他們不聽黨組織的招呼，打家劫舍，土匪習氣嚴重，主張吃掉他們。

高超的智慧和政治經驗又一次使毛澤東做出正確結論，他堅持認為：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武裝鬥爭一定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把農民武裝起來。況且中央在研究此次秋暴時，就提出在軍事上可以聯絡和組織土匪農軍。袁文才在信中要他們「另擇坦途」，實際上是種害怕的表現，更不應該激怒他。毛澤東認為，對袁文才應該是「收編」，而不是消滅。他的這一主張，在兩天後的十月六日得到印證。

古城會議期間，毛澤東與余灑度再次發生觀念上的衝突。余灑度認為毛澤東在會上批評指揮失利、軍官吃好料等事是揭他的瘡疤，憤然退場。但毛澤東沒理睬，繼續侃侃而談。這種固執

和氣度在武漢時，連老毛子都佩服得很。

離開會場的余灑度驚喜地收到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給毛澤東的信，說中央要追究放棄進攻長沙的責任，望毛澤東速去彙報，部隊暫留湘贛邊待命。余灑度想，只要毛澤東離開，自己就可順理成章地接管部隊了。

可毛澤東看完信後，卻淡淡地說：「我早已做好了準備，總不至於要坐牢或殺頭吧。你是一師師長，又是前委委員，我就派你去省委彙報，怎麼樣？」

面對毛澤東的將計就計，余灑度呆了。他愣愣地看看毛澤東，半天說：「部隊在這裡待命是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意思，這總要執行吧？」

毛澤東心道，幸好這次秋暴沒有老毛子插一腳，但嘴上還是淡淡地說：「部隊下一步行動，前委還要研究。就這麼決定，由你去彙報吧。」

絕望的余灑度離開了古城往西，到長沙尋找省委去了。至此，參加秋暴的三位重要軍事指揮員余灑度、蘇先駿、王興亞，加上犧牲的盧德銘，都已不在了。現在，這支隊伍的指揮權完全掌握在毛澤東領導的秋暴前委的手中。

也有文獻稱，余灑度、蘇先駿是在十月十三日隊伍到達水口墟後才不辭而別的，因為在余灑度後來的報告中提到了毛澤東給「土匪」送槍的情節。

無論他們是何時走的，留在部隊中的黃埔軍人包括團長陳浩在內，都認為是毛澤東逼走了余灑度，這些人在等待拉隊伍離開毛澤東的時機。

場景六：與袁文才見面

茅坪是袁文才的家鄉。他雖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卻具有初中學歷，從土匪變為中共黨員是一九二六年的事。三個月前與王佐、王興亞等人參加永新暴動，失敗後退回寧岡。

毛澤東的到來讓袁文才如驚弓之鳥。他很清楚自己的家底，雖然也是共產黨，但實際上卻是在幹綠林勾當。毛澤東帶來的隊伍要處理他，易如捏死螞蟻，所以才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離開。但毛澤東給他回了封信：「袁文才總指揮拜鑑：久聞大名，難得幸會。今我工農革命軍路過貴地，為工農革命，打土豪劣紳，奉上標語數條，為我黨主張宗旨。擇日拜訪，願同貴軍結為友好，聯合一致，共同反對罕閥。中國工農革命軍毛澤東。」

經過商量，兩人決定十月六日見面，由袁文才選擇見面地點。在反覆衡量後，袁文才選擇了很容易脫身的大倉村林家祠堂，這裡正好是古城至茅坪中間。同時，他先一步到達林家祠堂，並在周圍埋伏下二十多個槍手，還在沿路安排接應的人，以防不測。

當毛澤東一行人出現在他視野中時，這位初中生驚呆了，心道：怎麼只來了七個人？袁文才放下心，膽子也大了起來，大步走向毛澤東，陳慕平忙給他們介紹。

袁文才說：「毛委員的來信早已拜讀，從你的字跡來看，就非等閒之輩呀。」

毛澤東握著袁文才的手說：「是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你們的，你的殺富濟貧是具有革命性的呀。我們也不是什麼巨鯨大鵬，但只要堅持革命，前途就是光明的。」

看到毛澤東如此抬舉，袁文才很高興，忙介紹起七月的永新暴動來。

毛澤東問：「當敵人來『追剿』你，你怎麼辦的？」

袁文才狡猾地笑笑說：「井岡是什麼地方？山高林密，羊腸小道，進可攻，退可守。別人在這裡要轉一個禮拜的地方，我們一天就可以轉完。我們的生存之道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國民黨在這裡『追剿』了我一個多月，我毫髮未傷。」

毛澤東聽完這話，心中暗自慶幸。如果古城會議決定消滅袁、王，實際絕非輕易能辦到，搞不好兩敗俱傷。他向袁文才拋出了橄欖枝，說：「聽說你人多槍少，我給你帶了一百枝快槍，略表工農革命軍的一份心意。希望貴軍發展壯大，我們共同為工農打天下。」

簡單幾句話，把二十九歲的袁文才弄得熱血沸騰。他作夢都想壯大，都想搞到一批快槍，沒想到得來全不費工夫。當即派管家李筱甫飛馬回茅坪取來六百塊銀元送給毛澤東，並表示願意為工農革命軍兩肋插刀。他去找王佐，讓王裁縫也跟工農革命軍交朋友。

很快，雙方達成口頭協議：一團可以在茅坪設立留守處和醫院，但袁文才話裡有話地說：「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可以管，但寧岡缺錢，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吊羊（指打土豪）。」

毛澤東笑了：「袁總指揮，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心存疑惑。我明確告訴你，我們不是來占你的地盤，不過是借道而已，請你放心吧！」

有了這樣的結果，毛澤東很興奮，看來把「槍、農民武裝和馬克思主義」這三者結合在一

起的設想就要實現了。去年在廣州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所提到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真的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他知道，要和農民交朋友，最佳辦法就是把自己變為農民。共產黨人就好比種子，只有在農民中間才能夠生根、開花、結果。

十月七日至十日，一團進駐茅坪。袁文才殺豬宰羊，鳴炮結綵，如過節般迎接工農革命軍。毛澤東被安排在茅坪村中央一棟二層小樓的閣樓上，這是老中醫謝池香家。因閣樓上的天窗呈八角形，所以村裡人把這裡稱作「八角樓」。

住在一位中醫家，顯然是袁文才的精心安排。毛澤東的腳傷還沒好，不時化膿引起發燒，需要醫治；這裡原是一位叫賀敏學的永新人住，賀也是永新暴動的組織者。失敗後，他與十八歲的妹妹賀子珍一起隨袁文才進入井岡山，而賀子珍是當時山上唯一的女戰士。

人稱「永新一枝花」的賀子珍被人描述成：既有魅力又有涵養，說話清晰快速且有分寸，常會給你甜如蜜的感覺。

當穿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裝、身體消瘦、頭髮長而蓬亂、顴骨突出的毛澤東在袁文才家第一次見到賀子珍時，還以為她是袁的女兒。經過袁的解釋，才知道賀子珍當過國民黨永新縣黨部婦女部長、縣黨部駐吉安辦事處聯絡員，與哥哥賀敏學一起參與發動了七月永新暴動。她是共產黨員，會用槍，現在以袁文才義妹的身分與袁的老婆謝梅香住在一起，算得上是井岡山的頭面人

物之一，是位巾幗英雄。

熱情健談的毛澤東立刻握著賀子珍的手說：「很好，很好，今後我們共同戰鬥吧！」這次見面是秋暴四十天來，毛澤東第一次與女性握手。

熱心腸的賀子珍看到毛澤東那隻化膿的腳，馬上找老中醫配了草藥給毛澤東擦洗換藥。

在深山老林的一座八角樓上，十八歲的賀子珍給既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又是浪漫瀟灑詩人的毛澤東洗腳治療。菸不離手的毛澤東讓賀子珍喊他「老毛」，自己叫她「子珍」，有時會叫她「石灰佬」，這是寧岡人跟永新人開玩笑的稱呼。

場景七：登上井岡山

毛澤東遵守對袁文才的「借道」承諾，此時在他內心深處還存有一絲與葉賀部隊會合的想法。他決定先從茅坪往井岡山西南方向的酃縣運動，邊募款，邊熟悉環境，同時打探葉賀進入廣東後的情況。

隊伍離開茅坪後，先到了酃縣東面的十都鎮，這已在湖南境內。毛澤東派出具有豐富交際經驗的何長工去長沙找省委彙報秋暴情況，再南下打聽葉賀部隊下落。

酃縣是塊寶地，相傳炎帝神農氏長眠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五年後，這裡被改名為「炎陵縣」。

毛澤東得到消息，酃縣的民團已有準備。十幾天前才真正掌握了這支六百多人隊伍的毛澤

東，絲毫不敢馬虎，在他本能的下意識中所形成的早期軍事思想便是游擊思想，以偷襲為主，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而井岡山地形地貌完美地符合他的想法。正如袁文才所說：「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後與朱德的部隊會師後，他們總結出了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既然酃縣有準備，那就避開它繼續向南，於十月十三日到達酃縣南面的水口墟。」

在水口，毛澤東與中共酃縣縣委負責人周禮見了面，了解當地情況，開玩笑地對周禮說：「周禮周禮，就是孔夫子要『克己復禮』的禮呀！」他請周禮幫忙找一張酃縣地圖，再找一個可靠的嚮導。

這時毛澤東得到兩個消息：一是袁文才派交通員來說，茶陵等地的民團已知道工農革命軍的情況，正往東邊來尋找他們；二是終於得到了葉賀部隊的消息。

每到一地，毛澤東都專門派人去弄報紙和菸。在每封信往往需要幾個月才能往返一次的情況下，報紙成了他與外界的唯一聯繫。九年後毛澤東對斯諾說：「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報章刊物是他的千里眼、順風耳。從報紙上，他得知葉賀部隊已不復成軍了，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的事，兩萬多人的正規部隊呀！蔣介石起兵北伐，八個軍才十萬人，蔣介石本人控制的部隊也就一萬多人。

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今後的出路，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菸，思考著眼前與未來。要軍事割據，要搞深入的土地革命，要充分利用農民群眾，都注定要在農村進行。如果去城市割據，顯然是不

可能成功的。此時他甚至認為，自己制定的《湘南運動大綱》都是紙上談兵。

自三灣改編後，毛澤東已開始考慮，如何才能在白政權包圍的中間產生一小塊紅色政權的問題。這便是割據問題。他認為，只要白色政權內部有激烈鬥爭的局面存在，紅色政權割據的可能性就存在，這是辯證的關係。他進一步想，割據應該具備什麼條件？最少應有五個：純樸的群眾、很好的黨、恰當的軍事力量、便於作戰的地勢、能找到補給。

他想起了一九一九年李大釗的一段話：「我們應當到田間去工作。這樣，文化的空氣才能與山林裡、村落裡的樹影炊煙連成一氣……」此刻，放眼這五百里井岡山，不正提供了李守常所說的田間環境，不正符合自己思索中的五個條件嗎？但目前手上掌握的一團，要做到「占山為王」綽綽有餘，而改編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也應該不成問題。

井岡山的獵獵山風，讓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就在這羅霄山脈中段搞軍事割據，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土地革命。這個決心化為一年後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文章中一段值得誇耀的話：「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他立刻做出兩個決定：

一、派最會打仗的團長陳浩（黃埔一期）、一營長黃子吉（黃埔四期）和一營黨代表宛希先帶一營的兩個連奔襲百里，撲向茶陵縣。袁文才的情報說，茶陵民團正往東邊來尋找他們，說明茶陵是空城。

結果證明，毛澤東的決策正確。一營到達茶陵時，為迷惑敵人而特意打著國民黨的旗幟，縣城的哨兵還舉槍敬禮。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真正從戰術上指揮作戰，且一著中的。二十一日拂曉，陳浩打下了茶陵，並將沒收的一批銀元送到茅坪。

二、應袁文才的要求，派出陳伯鈞等三人去袁部幫助訓練隊伍。對這件事，毛澤東很認真，尤其是他決定在此地割據並要改編袁王的隊伍後。他語重心長地對陳伯鈞等人說：「記住，團結他們、爭取他們、改造他們是最高目標，務必要做到啊！」

同時，他親自主持了六名新黨員的入黨儀式。這時的他顧不得農民意識可能在黨內瀰漫，他想到的是，農民——從目前情況看，可能是處於共產黨影響下的唯一群眾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毛澤東曾在韶山沖自己家臥室的樓上，主持過黨員入黨儀式。那個時候，共產黨是地下組織，黨員之間很少見面；即使見面，也彼此不知底細。如今，決定要在井岡山進行軍事割據、開展土地革命，首先就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黨的組織，要讓群眾知道，入黨是件神聖的事、光榮的事、有益的事。只有靠這樣公開建立起的黨組織，才能順利而有力地開展黨組織的活動。

兵分兩路的毛澤東帶著張子清的三營和一營一連、特務連等，於二十二日突然折身向東，離開湖南地界，向一百六十里外的江西遂川進擊。那裡是井岡山南麓，當晚宿營在南遂川七十多里的大汾村。毛澤東考慮圍著井岡山轉一圈，再反覆考察在這裡割據的條件，或許會把問題考慮

得更周全。

誰也沒有料到，遂川的地主武裝蕭家壁的靖衛團三、四百人發現了他們，並埋伏在村外。二十三日凌晨，戰鬥突然打響，面對靖衛團四面都是槍聲的偷襲，隊伍竟一下被打散了。

藉著朦朧天光，毛澤東在特務連長曾士峨等人的掩護下，朝西北面突圍。而張子清、伍中豪帶領的三營卻往相反方向南面退去，雙方愈離愈遠。

毛澤東因腳傷跑不快，又堅持不讓戰士抬，而是拉著一根竹棍跟著大家一起跑。天放亮後，遇到了特務連的羅榮桓等人，再繼續跑，直到退進一個叫黃坳的地方才停下。收集隊伍算了算，只剩下四十幾個人了。

後來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羅榮桓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大家又飢又累，無精打采，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幾個戰士帶著錢，從老百姓家裡找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飯吃。飯後，毛澤東站起來，朝中間空地邁幾步，雙腳併攏，身體筆直，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

毛澤東十分清楚，這個時候能拚的只有意志了。幸運的是，他們找到了正在亂竄的一連，帶領這個連突圍的副團長徐恕（黃埔五期）和參謀長韓壯劍見到毛澤東後竟怒氣不斷，抱怨他不該把隊伍往深山裡帶。但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主張，大汾村的潰敗讓他下決心提前上山，他要開始在這塊人跡罕至的風水寶地闖出一片新天地。

當天，一百多人的隊伍到達荊竹山，這是王佐的地界了。天色已晚，見到一棟獨立在路邊

的房子後，決定在這裡宿營。

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精瘦枯槁的人出現了，他自稱叫朱詩柳，一交談，才知他是王佐派出來搞偵察的人。毛澤東仔細詢問山上的村落、出產、人口等情況，又問了附近的地主武裝情況，知道了在大汾偷襲他們的是遂川靖衛團團長蕭家壁。（此人到一九四九年才被解放軍活捉槍斃，毛澤東特別對此下達指示：「一定要活捉蕭家壁，不要死的。」）

當天晚上，毛澤東要朱詩柳與他一起在床上睡，地上則睡滿了其他戰士。兩人一直在輕輕交談，毛又仔細詢問了關於「山大王」王佐的詳細情況。

王佐是遂川人，與袁文才同年，但身世比袁文才慘很多。幼年喪父，常被人看作是野種。十六歲那年拜師學裁縫，幾年後成了當地聞名的裁縫。一把剪刀、一把戒尺伴隨他走過井崗山的山山水水，後用做裁縫賺的錢買了一把槍，發展到現在。他曾冷酷地用仇人的頭來祭奠弟弟，而那個仇人是他老婆羅夏英的親哥哥……

聽完王佐的故事，毛澤東長嘆一聲：「古來英雄，哪一個不是殺完人逼上梁山？」他對朱詩柳說：「你去告訴王總指揮，就說我毛澤東願意和他這個殺富濟貧的英雄交朋友。想必你們也缺少槍枝吧？我送他七十枝。」

朱詩柳聽了這話，眼珠子都快蹦出來了，山上最缺的就是槍啊！第二天一早，他迅速返回山上報告。信息很快傳回，已經與袁文才溝通過的王佐歡迎毛澤東進山，親自在大井迎接。

得到消息後的毛澤東馬上布置，不能在土匪面前露出敗軍之相。只有讓王佐感覺到工農革命軍不倒的軍威，才能往下談其他的。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隊伍，宣布三條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後據考證，這三條紀律便是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發端。

三條紀律的實施與當時發生的情況有關，也有可能是毛澤東想到了他佩服的一個老鄉——曾國藩的治軍謀略。毛曾在二九一七年八月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而曾國藩作的湘軍〈愛民歌〉，正是湘軍所向披靡的重要因素：「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舖店，莫向鄉間借鄉店。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門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苦……」

二十四日，在南井岡山中心區——茨坪十多里路的大井，毛澤東見到了傳說中的王佐。而在王佐心中，當兵的搶劫和強姦是常態，況且是一群殘兵敗將。可他親眼看到的卻是一支雖然衣衫襤褸，但目光堅定、行動有序，看不出敗相的隊伍。

當毛澤東要羅榮桓等把用紅布條捆好的七十枝槍送給王佐時，這位山大王連聲說：「消受不起，消受不起。」毛澤東笑著道：「一點薄禮，不成敬意呀。我們共產黨要反敗為勝，就要結交王總指揮這樣的朋友。」

一番話，讓目不識丁的王佐佩服至極，忙讓部下挑了幾十擔穀子送給毛澤東。

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登上了井岡山，到達茨坪。他已圍著這座不高的山巒轉了大半圈，山峰險峻，樹密林深，交通不便，進退自如，更堅定了他以這裡為起點的軍事割據思想。

毛澤東在茨坪待了一週左右，高度緊張後突然放鬆，腳傷引起全身發冷發燒，熱心的王佐堅持派轎子抬他去茅坪袁文才處治病。毛澤東留下一連駐守大井，他自己回到已讓他心裡產生思念的茅坪。

毛澤東知道，在井岡山算是站住了腳，他在思考往後該如何辦？怎麼才能把自己與井岡山聯為一體？他思念茅坪，那裡有一個頂喜歡同別人講話的少女——賀子珍。

在一九二七年的最後兩個月，強烈感覺到革命處於低潮且孤獨的毛澤東，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幸福之中。他戀愛了。

當毛澤東在十一月初回到離開二十多天的茅坪時，袁文才熱心地把賀子珍放在了前委當秘書，也就是給毛澤東當秘書。

有人認為，袁文才這麼做的目的是這位山大王的狡詐行為，他就是想把毛澤東變為井岡山的女婿，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智慧過人的毛澤東肯定能看穿這種伎倆，但也默認了，這兩個年齡相差十六歲的男女開始了朝夕相處。帶毛澤東清洗傷腳並敷藥是賀子珍的必須工作。毛澤東

喜歡做調查，卻很難聽懂井岡山人的口音，賀子珍便又成了他的翻譯。

後來回憶那段難忘的日子時，賀子珍說：「老毛肚子裡墨水多。夜深人靜，他寫累了，就給我講故事和他寫的詩文，一個講，一個聽，常常是不知不覺，就迎來了新的一天。」毛澤東的「秧好一半穀，妻好一半福」的言論，給賀子珍留下深刻印象。

在賀子珍的陪同下，毛澤東在茅坪的洋橋湖、圳上一帶搞調查，他想論證並回答在這裡進行武裝割據是否可行。調查中，賀子珍的翻譯使他省去不少「不同音」而帶來的麻煩，最終寫出了《寧岡調查》。這是他獨立操作革命暴動後，探索正確革命道路的開篇之作。

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娶賀子珍？坊間有兩種說法：一是袁文才的狡詐及毛澤東需要與井岡山聯姻；二是生活在綠林漢中的賀子珍需要有人保護。

不管何種說法，毛賀姻緣都有個結論性的表述：他們的婚姻維持了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賀子珍懷孕十次，生下六個，但只有一個女兒在身邊長大。其餘的要嘛下落不明，要嘛在很小的時候就夭折了。

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楊開慧與三個孩子，他給遠在上海的李立三寫信，要他找毛澤民把楊開慧的通訊處告訴他。他也確實給楊開慧寫過信：「開始生意不好，虧了本。但後來又撈回了一些本錢。」但這對相愛的夫妻再也沒有見過面。

楊開慧在犧牲前的三年時間裡，無時不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毛澤東。在她犧牲五十多年後，

人們從她板倉故居的牆壁中，意外找到她留下的一批文字。其中一首〈偶感〉，雖然有錯字漏字，但依舊讓人頓生感慨：「天陰起朔（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亦津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得見，（惘）悵無已時。」從中可以發現，楊開慧甚至知道毛澤東腳上有傷。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三十五歲生日，二十七歲的楊開慧留下了這樣的文字：「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記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買了一點菜，晚上又下了幾碗麵……」不能確切知道楊開慧是如何與三個兒子一塊兒吃壽麵的，她又是如何向兒子們講述他們父親的。但可以肯定，那一天，毛澤東是與已經懷孕的賀子珍一起過生日。而他對楊開慧的愛也伴隨終生，年邁時還要身邊的女秘書張玉鳳、孟錦雲等將髮型剪成開慧型。

在一九二七年的最後兩個月裡，還有兩件讓毛澤東感到幸福的事，一是在十一月份見到了分別四個月的小弟弟毛澤覃，他受朱德指派來井冈山尋找毛澤東。經過毛澤覃的介紹，才知道朱德、陳毅、王爾琢等帶領葉賀部隊殘部輾轉到了湘南地區，那裡正是毛澤東曾經想去的地方。

更讓毛澤東高興的是，毛澤覃還帶來了在大汾村走失的三營張子清消息。原來他們誤打誤撞碰到了朱德，如今已換了全新軍服，在桂東一代游擊。毛澤東興奮地對邊上的人說：「我就說過，張子清不會叛到國民黨那邊去的。三國時關雲長被曹操圍住，又是封官賜爵，又是贈送金銀、美女，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結果關雲長還是劉備的人。我看這個張子清，就比得上關老爺！」

第二件讓毛澤東幸福的事是二打茶陵。他命令陳浩、宛希先等人帶主力七百多人，十一月十八日攻入縣城，在那裡成立了工農兵政府。這是毛澤東要用槍桿子把井岡山變為赤色的第一次傾巢出擊，也是他建立政權的思想、學說開始萌芽後的一次重要實踐。

而在攻打茶陵進入激烈狀況時，張子清率領的第三營從桂東趕來，這四百多人無意中成了二打茶陵的援軍。

這次行動也給毛澤東造成極大危機，險些讓他失去整個隊伍。

打下茶陵後，帶隊的幾個黃埔軍人陳浩、徐恕、黃子吉、韓壯劍等認為脫離毛澤東的機會來了，秘密聯絡上黃埔老上司第十三軍軍長方鼎英，準備向他「借路」把隊伍拉走。

當危機發生時，毛澤東「支部建在連上」的機制起了作用。先是團政治部主任兼一營黨代表宛希先向毛澤東報告陳浩等人的情況，然後在陳浩帶隊向酃縣運動時，宛希先、張子清等人奮起反對，使聞訊的毛澤東得以與毛澤覃等人有時間及時追上已經離開茶陵的隊伍，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當眾以叛投罪槍斃了陳浩、徐恕、黃子吉、韓壯劍四人。在這次抓捕與槍斃的行動中，毛澤東親自訓練的特務連起了很大作用。

在臨近一九二八年到來的時間裡，毛澤東似乎看到了未來。他預定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將開始。

幾個月來的變化，可謂驚心動魄。毛澤東赤手空拳，甚至不認識王興亞、潘心源、蘇先駿、

余灑度、盧德銘等人，憑著他的膽識、機智、本能和意志，在錯綜複雜的軍閥混戰中，終於將這支如星星之火般的隊伍牢牢抓在手上，並不斷淨化，使之蛻變成爲完全不同於舊軍隊體制的部隊。

在這支隊伍裡，已經有羅榮桓——這位未來的共和國元帥。在往後的四個多月裡，毛澤東不僅成功地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改編成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還接納了朱德、陳毅、林彪等未來的共和國元帥。到一九二八年底，井岡山又多了一位未來的元帥——彭德懷。部隊也變成了紅四、紅五兩個軍。而毛澤東與朱德一見如故的強有力之團結，使得武裝割據得以真正實現，最終奪取了偉大勝利。

毛澤東在政治上依然不斷用召開「萬人大會」的形式殺土豪劣紳，他的威嚴在快速形成，井岡山地區的軍民也開始習慣把他封做革命的精神之源。

為了實現心中共產主義目標，毛澤東反覆地使用近於機會主義的靈活和機智。這是當時的黨中央所不能容忍的，但因為通訊不暢，所有中央的震怒，毛澤東壓根兒就不知道。

他不知道十一月九日、十一日兩天，在瞿秋白、羅明納茲的指導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第十一項是「整飭政治紀律」，處罰不堅決執行布爾塞維克的策略、甚至故意違背中央命令的人，毛澤東因此被撤銷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他還不知道，到了十二月底，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再次指責毛澤東不聽指揮、軍事投機、

沒有發動群眾等，並決定派人前去井岡山替代他。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的中國，信件從發出到收閱往往需要幾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而在這幾個月裡，前面的指示尚未執行，推翻這個指示的文件又發出。

從這點來看，毛澤東是幸運的，他的「不知道」為他贏得了自作主張的時間。而在中共中央被莫斯科控制的一九二七年，能有這樣一段時間尤為寶貴。期間，有一件事毛澤東與莫斯科意見很一致，那就是領導權的問題。九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對共產國際宣布：由中共領導中國蘇維埃，不再與國民黨聯合。這個觀點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以來一直堅持的。

讓毛澤東贏得寶貴時間的還有蔣介石。他居然到一九三〇年底才開始認識到，朱毛紅軍與被共產黨武裝割據的井岡山才是他的真正大患，並馬上組織軍隊對井岡山進行「圍剿」。但為時已晚，那時毛澤東身邊已將帥雲集，有驚有險地度過多次被「圍剿」的難關。

據統計，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與蔣介石有三次直接通過戰爭進行的對話：

第一次「圍剿」：國共雙方兵力對比是十萬對三萬；

第二次「圍剿」：二十萬對三萬；

第三次「圍剿」：三十萬對三萬多。

毛澤東的軍隊好像都沒增加，可他控制的蘇區，地盤卻愈打愈大。他用充滿創新的革命學說，帶領著追隨者，創立了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踏上了摧毀舊中國的征程。他用很通俗的語言來解釋他的武裝割據思想：「我們鬧革命，光跑來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家……有了這

個家，就可以作為同敵人進行革命鬥爭的根據地。敵人不來，我們就在這裡練兵、發動群眾。敵人來了，我們就靠這個家與敵人作戰。我們以家為依託，不斷向外發展……我們的日子慢慢就好過起來了。」

毛澤東所說的「家」正是他腳下的巍巍井岡山。

那一年，在井岡山流傳著這樣的民歌：「一九二七年，三灣來了毛澤東，帶來工農革命軍，紅旗飄飄鬧革命。」

過了二十多年，另一首歌成為毛澤東的音樂形象，即著名的〈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從毛澤東登上井岡山算起，他用了二十二年時間，打敗了強於他幾十倍的蔣介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他的人民謀得幸福。

而他左下巴上的那顆大痣，便是在一九二七年後的幾年裡慢慢長大的……